



每次想起位于惠安的老家,我脑海里总会浮现那座搭在村中央的戏台。

过去,村里男女老少都喜欢看戏,那些走村串巷的戏班,几乎每个月都会来村里。每到这时,那个戏台就成了村里最热闹的地方。

那座戏台是常见的长条石垒成的,远远看去,更像是一块位于高处的埕。在我儿时的记忆里,平时这个戏台总是空荡荡的,与周遭忙碌的劳作场景形成鲜明对比,村里人路过时都不会特地停下来瞧它一眼。可每次戏班来了,这座戏台又瞬间变成大家的焦点,它被人群簇拥着,也褪去了平日里的沉寂。台上的演员水袖起落,唱念做打,一举一动都牢牢牵动台下观众的目光。

小时候看戏,孩子们大多是看个热

时光里的戏台

□陈晶涵

闹。比如我的注意力,全都放在观察唱戏人的眉眼和动作上。印象很深的是有一次饰演兵卒的演员,跑上台时忽然被自己的刀绊了一跤,只见他迅速爬起来,又若无其事地接着表演,那逗趣又敬业的样子,让我笑得前仰后合。后来连续几天,我再想起当时那个情景,仍会忍不住笑出声。

那时来村里表演的大多数是高甲戏班,只要听说有戏看,锣鼓还未敲响,方圆几里的乡亲都会赶来戏台前抢占好位置。时常戏还没开演,石阶上、石栏杆边就挤满了人,久而久之,连戏台前的石阶也被磨得温润发亮。

戏开场后,台下的乡亲们纷纷仰着头,目光紧紧追着演员的身影。上了年纪的长辈时而跟着哼唱几句熟悉的曲调,时

而与身边的人低声聊戏文的内容,或是抿一口手中搪瓷杯中装着的铁观音。和我差不多年纪的孩子,大多时候只当台上的戏曲是背景音,很快又凑在一起嬉戏打闹。若是闻到戏台旁飘来的小吃香气,孩子们还会缠着父母要零用钱,去买一块贡糖或一卷炸春卷来解馋。台上的锣鼓声、唱戏声和台下的说话声、嬉闹声交织在一起,好像潮水漫过村庄,久久不散。

时间转瞬即逝,我渐渐长大了,也离老家越来越远。从小时候日日在戏台边嬉闹,到后来只有偶尔才随父母回去小住几天。不久前终于趁假期回去一趟,我穿过村里坑坑洼洼的土路,朝戏台的方向走去。抬眼望去,眼前的景象却不是我记忆中的样子:戏台上晒着粮食,台角堆满柴火。我站在原地,有些茫然,旁边传来人



声,回头一看是邻家阿婆。我问这个戏台现在不演戏了吗。阿婆听后先是一愣,回过神来,才笑着说:“你很久没回来了吧?这个台子早就不用来唱戏咯。”

听了这话,我心里有些失落,转头再看向戏台,石台还是原来的样子,上面没有长出青苔。我伸手摸了摸石柱,忽然发现小时候仰着头觉得很高的柱子,如今也不过和我一样高了。可转念一想,我又不觉得那么伤感了,虽然戏台不再锣鼓喧天,可它没有消失,现在还能用来晾晒稻谷、堆放柴火。戏台缄默不语,却始终立在原地,它以另一种方式守护着这座村庄,也像是在眺望远方,等候像我一样离家的孩子回来看看。

(作者系泉州籍云南财经大学管理学专业2026级学生)



好好说话,是一种修养,更是一种能力。



黄老师有着一头乌黑柔顺的长发,她总是面带微笑,让人倍感亲切。课堂上,她讲课风趣幽默,下课后,她温柔和善,经常像知心朋友一样倾听我们的心事。黄老师批改作业很用心,她会在同学们的作业本上圈画错题、写下评语,帮助大家改正不足、巩固知识。遇到学习暂时落后的同学,她还会耐心辅导,一遍遍讲解知识点,陪他们慢慢进步。

之前的我胆子小,连大声朗读课文都不敢。黄老师发现后,经常鼓励我勇敢开口,不要害怕出错,让我试着在课堂和班级里展示自己,多在实践中锻炼胆识。记得有一次,我参加学校举办的现场书法比赛,还没进入赛场,我就紧张得手足无措。细心的黄老师察觉后轻声安抚我,告诉我可以试着把比赛当作日常练习。最终,我稳定发挥,顺利完成了作品,还获得了一等奖。如今,我战胜了内心的胆怯,上课时会积极举手回答问题,也敢于大胆展示自己的才艺,人还变得越来越开朗自信了。

——《我的老师》(许传森,鲤城区实验小学四年级)

这天,我和家人一起去爬黄山。刚下车,高耸的山峰就映入眼帘,不一会儿,云雾飘来,整座山峰又被薄雾缭绕,看起来犹如仙境,如梦似幻。早就听闻山中藏着不少形态各异的“奇松”。拾级而上,果然不时就能看见几棵高大的松树,它们的枝干笔直挺拔,树冠的形状也各不相同。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黑虎松,它的树干十分粗壮,碧绿的松针上还挂着饱满的松果,这棵树的样子确实像它的名字,看起来威风凛凛。

继续往山上走,一块巨石闯入视线中,从远处看,它如同一只静坐的猴子正在俯瞰山下的风景,又像是在低头沉思。听爸爸解释,我才知道这个场景有一个有趣的名字,叫作“猴子观海”。抵达半山腰,又有一块巨石仿佛从天而降,它稳稳屹立在山头,也被称为“飞来石”,形状也十分特别。稍作休息,我们继续往山顶进发,登上鳌鱼峰,又走过百步云梯,一棵迎客松终于出现在眼前,它伫立在山崖边,向外伸展的枝条随风摇曳,好似在迎接我们的到来。

——《游黄山》(苏宇杨,安溪县实验小学四年级)



多吃一个

家里只剩一个苹果了,小孙女有点舍不得吃掉它。奶奶说回头再买,先把这个苹果吃了,不然放久就不新鲜了。小孙女犹豫片刻,拿着苹果走向卧室。奶奶跟过去,看见她一边照镜子,一边啃苹果,好奇地问为什么这么做。小孙女回答道:“这样我就能一次吃两个苹果了。”

度数增加

甲:“我最近好像眼睛近视度数又增加了。”
乙:“怎么发现的?”
甲:“那天我看见姐姐提着一个手提袋,上面挂着一串青色流苏挂件,刚想夸好看,凑近细看,才发现那是塑料袋里装着一把大葱。”

买药

一只乌龟受伤了,请蜗牛帮忙买药。过了半个小时,乌龟抱怨道:“怎么还没买回来,我的伤口好疼。”话音刚落,蜗牛的声音传来:“别催了,我刚走到门口,还没出门呢。”

(请作者与本报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)



我早已不记得何时爱上绘画,只记得儿时的我,很喜欢拿蜡笔在纸上涂涂画画。逢年过节,我还要为家里每个人设计一张专属贺卡,每画好一张,就觉得成就感满满。

从小在心里埋下了一颗绘画的种子,让我忍不住想要把脑海里的奇思妙想,借由画笔记录下来。因为喜欢画画,上小学后,我主动接下了班上出黑板报的任务。手中的彩色笔变成了粉笔,“画纸”变大了,围观欣赏的人越来越多,我心中那颗热爱的种子,也渐渐生根发芽了。

父母很支持我的爱好,他们带我报

了美术培训班,让我接触素描、水彩、油画等不同绘画形式,让我能够更加系统地学习绘画技巧。不知不觉间,我的绘画水平稳步提升,还开始尝试创作完整的作品。我常常利用课余时间伏案画图,反复打磨构图与色彩。遇到画不好的地方便不断修改,也在一次次练习中慢慢沉淀自己。

一次偶然的机会,我的作品被老师推荐去市里参赛,没想到最终获得了二等奖。得知喜讯的那一刻,我觉得心里那颗梦想的种子,好似又长出了一片片鲜嫩的叶子。

本以为随着课业加重,我会被迫缩减画画的时间,慢慢疏远这个陪伴我多年的爱好。没想到我对它的喜爱有增无减,绘画也成了我疲惫时的“休息站”。

琵琶弦上说流年

□王静沪

七岁那年,我和一件乐器结下了缘分。那天,母亲牵着我穿过一条老巷子,路过一座门口围满人的古厝,我忍不住凑过去张望,才知道大家是在欣赏南音表演。因为听不懂唱词的内容,我的注意力很快被那位抱着琵琶的老伯吸引。只见他眯着眼,手指在弦上轻轻一捻,那声音就像拐了个弯绕进我的耳朵里,久久舍不得出来。

那天过后,学琵琶的念头便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。听我反复念叨,母亲决定带我去城中的南音社拜师学艺,老师看了看我的指节,先是点点头,又问了一句:“学琵琶很苦,你坐得住吗?”见我点头如捣蒜,老师便收下了我这个学生。

之后每个周六早上,我都会背着那把比自己还高的琵琶,穿过西街熙攘的人流,走进那间飘着檀香味的古厝上课。起初几个月,我练的是基础指法,不仅要学会控制手指拨弄琴弦的速度,弹出来的声音还得又快又均匀,听起来如同雨打芭蕉,不能断,也不能乱。连续一段时间的练习,让我的指尖磨出了不少水泡,不小心搓破了一个,还会疼得我哇哇叫。

有一次练得不顺利,我把琵琶往地

上一扔,哭着说不想学了。老师见状没有责备,而是跟我说起她年轻时学弹琵琶的经历。听老师说,她初学琵琶时也常练到手指受伤,放弃的想法更是频频冒出,可最后坚持下来,她才真正体会到弹琵琶的乐趣。

当时的我对老师的话似懂非懂,但也没再闹着放弃弹琴,不知不觉间就坚持了整整五年。十二岁那年,我被老师邀请同台合奏,演出结束后,她打趣说我已然学有所成,能够独当一面。我明白自己的技艺仍有很大提升空间,可那一刻心里满是欢喜,也真切感受到过往的付出都有了回报。

升入高中后,那把过去与我日日相伴的琵琶,大多时间只能收进柜子里。不过我有时骑车出门,抄近道经过那间南音坊,听见老厝里飘出熟悉的旋律,我回家后还是会忍不住将琵琶取出来,调一下音,再弹一首自己拿手的曲子。虽然现在的我指法有些生疏了,但每次指尖触到琴弦,熟悉的韵律缓缓流淌,旧日的回忆仍会跟着漫上心头,这段短暂与琵琶相伴的时光,总是让我感到格外的放松和踏实。

(作者系泉州培元中学高三学生)

做菜悟变通

□黄伟洪

小时候,我很喜欢跑去厨房,观察长辈们洗菜、切菜、烹煮饭菜的模样。等我个头终于长高,站在灶台前不再需要用凳子垫高了,父母才放心让我尝试做菜。

平时,我不仅会给做饭的父母打下手、模仿他们的烹饪手法,还会上网搜索菜谱,学习不同家常菜的做法。一开始,我学做的都是一些“新手菜”,做起来不费工夫,也很容易上手。时间一长,我不再满足简单的菜式,于是又跟阿嬷讨教了传统小吃的做法。

那天趁周末有时间,我去菜市场挑选了新鲜的海蛎和配菜,打算按照阿嬷教的方法做一次海蛎煎。我先用地瓜粉调制好粉浆,又仔细清洗了海蛎,接着热锅倒油,再舀一勺粉浆入锅,最后均匀铺上几颗海蛎。怎料几番尝试,我一直不得要领,煎出来的海蛎煎不是外皮焦硬、内里夹生,就是海蛎出水太多、口感软烂。

“阿嬷,为什么我明明按照步骤来做,味道却不像您做的呢?”听我说起困扰,阿嬷放下手里的活,沉吟半晌,她才悠悠地开口说:“可能是因为你选的海蛎不同。”见我一脸疑惑,阿嬷走向厨房拿出一碗新鲜的海蛎,解释说:“你看,这些海蛎看起来水分足,所以煎的



时间要长一些。若是‘含水量低’的海蛎,煎的时间得短一点。”我顿时恍然大悟,自己每次买的海蛎来自不同的摊子,有时清洗海蛎后还忘记滤水,难怪即使煎的时间一样长,做出来的海蛎煎味道始终不对。

见我若有所思,阿嬷笑着说:“做菜的时候,不能只死记步骤和时长,食材的状态不同,运用的火候和处理手法也要跟着调整,我的厨艺就是这样慢慢练出来的。”原来烹调美食,还藏着随机应变的门道。我想这个窍门也可以运用于学习中,有时遇到无法解开的难题,不妨就像做菜一样不照搬固有套路,试着换个角度找思路,这样或许就能发现突破口,寻得解决的办法。

(作者系惠安县螺城中学初三学生)



球场上的“成长课”

□林鑫煌

初次参加排球比赛的前一晚,我躺在床上抱着崭新的球衣,兴奋得辗转反侧,怎么都睡不着。最后还是妈妈提醒太晚睡觉会影响比赛状态,我才赶紧闭上眼睛,慢慢进入梦乡。

隔天一大早,我和队友们就跟着教练来到学校的体育馆。没想到观赛区已经聚集了不少观众,对方球员也在场边认真热身了。我的心瞬间提到嗓子眼,紧张得连小腿肚都在微微发抖。直到听见教练鼓励我们放平心态、正常发挥就好,我才感觉放松一些。

没想到比赛一开始,对手们传球、接球都又快又稳。眼看比分差距越来越大,我心急如焚,赶紧和队友们发起进攻。怎料我的心太急,接球时没站稳,人重重摔在地上,球飞出界外,又丢了一分。

下场休息时,我沮丧地低着头,心里愧疚又难过。“小林,抬起头,别泄气。”教练递给我一瓶水,又拿毛巾帮我擦掉额头上的汗水,接着说:“你要集中注意力,接球前要看准对方传球的站位,别着急。”队长也走过来,抬手拍拍我的肩膀,安慰说:“别担心,我们配合好,下一局一定能把分数追回来。”

进入第二局比赛,我不再心浮气躁,而是紧盯着对方的每一次出手,沉下心观察球的落点。见对方又把球打

过来,我迅速抓住时机,找准角度扑过去接,这次没有失误,我稳稳地将球传给队友。队友顺势扣球得分,场边响起震耳欲聋的欢呼声,那一刻,我比自己得分还开心。

经过几轮紧张激烈的攻防交替,我们终于以微小的比分优势战胜了对手。比赛结束后,教练带着我们一起“复盘”,总结得失,找出不足。我也明白了打排球不能急于求成,稳住心态、默契配合,比一味求快更重要。有了这次比赛初体验,我更加期待以后能有更多机会在赛场上挥洒汗水、突破自我。

(作者系德化县实验小学六年级学生)



乡村“交响曲”

□沈佩妍

每次回老家,我都能听见许多熟悉又亲切的声音。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,像奏响一首独一无二的“交响曲”。

清晨,天刚蒙蒙亮,晨光洒落铺满田间小路。几声清亮悠长的鸡鸣划破寂静,好似拉开了这首田园“乐曲”的序幕。不久后,大人们纷纷走出家门,开始了一天的忙碌,爷爷也出门干活了,他手里的锄头一下一下地挖着泥土,不时发出“咚咚”的声响。田边的电线杆上的小鸟叽叽喳喳唱着歌,清脆的叫声像珠子滚落,灵动又好听。不远处的池塘里,几只大白鸭悠闲地游着,时不时发出浑厚的嘎嘎声。劳作声、鸟鸣声、鹅叫声交织在一起,也为这首乡村“交响曲”增加了许多生动的音符。

正午时分,太阳高高挂在空中,大人们纷纷扛着农具回家,村里的小路又变得热闹起来。紧接着,炒菜声、切菜声从厨房里传出,是奶奶在忙着做午饭。热油倒进锅里,发出“滋滋”的声响,锅铲翻炒食材、碰撞铁锅的声

响接连响起,光听声音,我就觉得食指大动。

饭菜做好后,一家人围坐在餐桌旁吃饭,碗筷轻轻碰撞,发出清脆的叮当声。吃完午饭,大人孩子都回房间小憩了,只剩树上的知了在不停鸣叫,这首“交响乐”也进入了舒缓的间奏。

不过到晚上,传入耳畔的“旋律”又会变得轻快起来。孩子们聚在一起嬉戏玩耍,清脆的笑声在村子里回荡,大人们聚在村头的榕树下,时而聊家常,时而说农事。偶尔几声响亮的犬吠传来,惊飞了屋檐下歇息的麻雀。直到夜色渐浓,喧闹声才会慢慢褪去,只剩晚风拂过树叶的沙沙声,听起来温柔又舒缓。

这些朴实的声响藏在村庄的不同角落,它们伴着日出日落,陪着我长大。每次回老家,我都要竖起耳朵听个够,怎么也听不腻。

(作者系泉州中远学校小学部六年级学生)